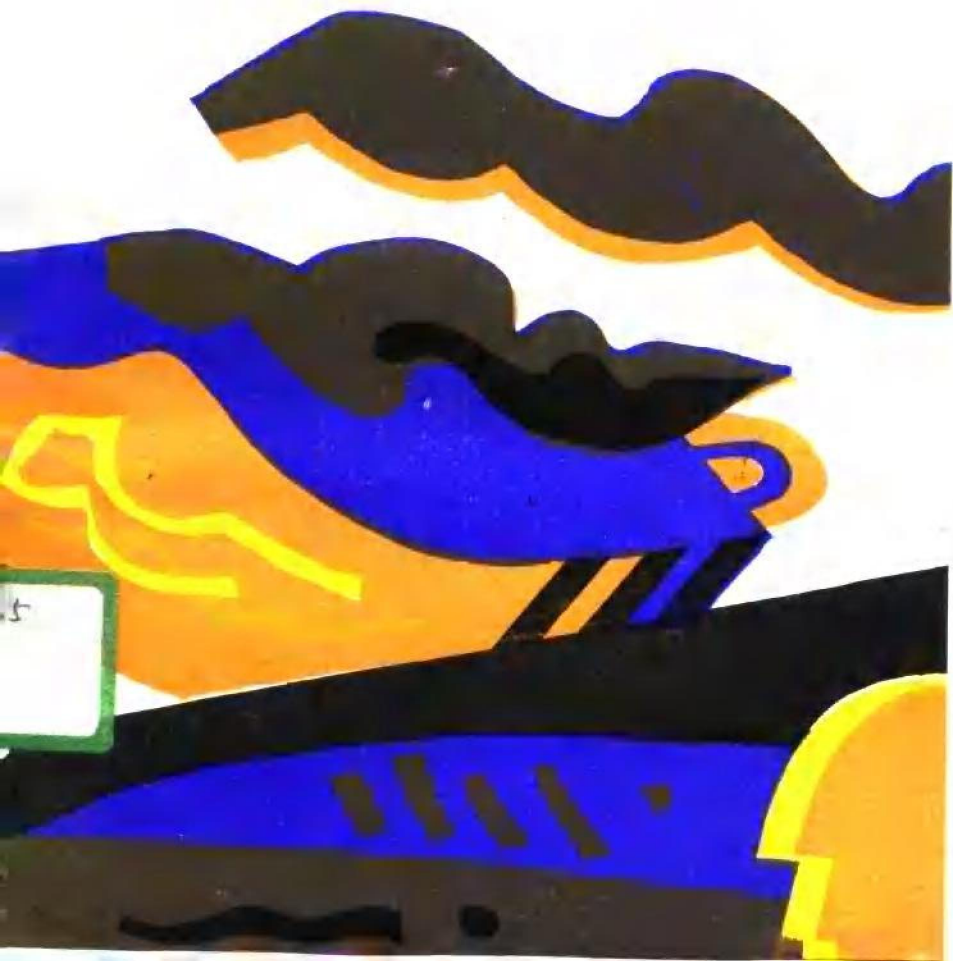


● 李石生

无影 侦察队



无 影 侦 察 队

李 石 生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通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11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527-1/I·156 定价：2.50元

印数：00001——8000册

作者简介

李石生，男，一九三三年生于云南石屏。现为云南作协会员，《玉溪》文学季刊副主编。著有大量诗、散文和小说。中篇小说《长河迷雾》获首届孔雀杯优秀文学作品二等奖。长篇小说《黑山旋风》最近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目 录

长河迷雾..... (1)

无影侦察队..... (46)

剑峰哨所.....(101)

长 河 迷 雾

从远处看去，横卧在中越两国之间的那些大山脊梁，就象是横在天地当中的一条线。线两边，一南一北有两座苗族村寨：北边在中国一侧的叫昌和寨；南边在越南一方的，叫咪乌屯。屯，就是村寨。批林批孔时，批判了“和为贵”，昌和二字犯了讳，改成了：长河寨。咪乌屯多雾，后来叫成了：迷雾屯。

骑线中端有一处凹部，叫丫口。第13号界碑就立在丫口。丫口，是两国来往的一处咽喉要道。从长河寨到丫口，有一条盘山小路，约5公里。抗法、抗美时期，运送援越物资，全靠人背、肩挑、马驮……从丫口到迷雾屯，原先有一条羊肠小道，也是5公里。后来，越方修了一条急造军路到界碑跟前，长约15公里。还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构筑了永久性国防工事——明碉、暗堡、坑道、盖沟等等。

一九七五年以来，这一带推行“净化边境”的计划，在迷雾屯设立了“净边”公安屯，派了一位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屯长，负责这一带的“净边”工作。

这时，过分善良的中国人民还在高唱着那支动听的歌：

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

1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夜里，云暗天低，风雨凄迷，显得特别阴冷。半夜时分，一群被驱赶的难民，从“净边”公安屯出发，正走在通往丫口的急造军路上。这群难民当中，混进了三名特殊人物。说得准确一点，正是为了掩护这三名特殊人物越过边境到中国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省军区才又一次作出了今晚驱赶难民的决定。

三名特殊人物中，有两名炮前观人员。在现代战争中，为了适应炮击作战，炮兵指挥员分为两拨：一拨叫阵地指挥员；另一拨叫前沿指挥员，即炮前观人员。一般情况下，由连长、指导员到前沿观察；副连长、副指导员负责阵地指挥。炮前观人员应尽量实行抵近侦察，把捕捉到的目标——明碉、暗堡、炮阵地、火力点，正在运动或隐蔽的部队等等迅速计算出方位、座标、距离，报告阵地指挥员，阵地指挥员接到报告，立即下达炮击命令。炮击开始，前观人员还要负责修正弹着点，观察、统计战果。炮兵被誉为战争之神，前观人员则是炮兵的眼睛。今晚，越方派出了前观人员越过边境，表明对中国的一场大规模炮击就要开始了。

混在难民中的第三名特殊人物，是净边公安屯的中尉屯长阮文武。这位二十一岁的屯长经过了一番化妆，早已看不出平时身着军装，佩带军衔，腰挎手枪那副威风凛凛的模样。此时，他一身苗家打扮，衣服十分破烂，一丝一绺，襟襟吊吊，就象拖把上的布条；白晰的脸上和手上也淡淡地抹上了一层灶窝灰。今夜晚，他接受了两项任务：一是侦察中国军队和民兵的分布情况；二是暗中监护那两名炮前观人

员。凭经验，阮文武知道，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领导上对特工人员通常都是采用一种被称作“链式工作法”的方法，即象链条那样在每个人背后都另派有人暗中监护，一环卡住一环，一出问题，监护人员有权进行“清理”，把这根链条切断，不准留下一星半点蛛丝马迹。阮文武因为还有一项属于他个人的重要任务要去执行，他想方设法试图把那个在暗中监护他的人找出来，摆脱掉。但是，他把所有的难民都认真观察过了，还是没有把这个人找出来。

蓬头垢面的难民们，在全副武装的军警押送下，含悲忍泪，离乡背井，拖着象灌满了铅块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向夜雾迷茫中的异国他乡。

天上飘着牛毛细雨，雨点轻轻敲打着路边的野芭蕉和橡胶林的叶子，点点滴滴，淅淅沥沥，更增添了一种凄凉的气氛。

他们来到了丫口的第13号界碑跟前。

押送难民的军警，突然朝天空放了一排乱枪，设在公路两侧高地上的越军据点也跟着放起枪来。子弹带着凄厉的啸声从难民们的头上飞过。

嘶——！嘶！——……

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夜幕撕成碎片时发出的响声。难民们受到惊吓，如同大水冲了蚂蚁窝，纷纷惊叫着，拥挤着越过国界，往中国的国土上奔逃……

有人绊响了地雷！

受伤的人在惨叫……

死者的亲属在哀嚎

只有押送难民的军警们从自己制造的这出恶作剧中得到了一种兽性的满足，象夜猫子一般发出了嘎嘎嘎的狂笑。

阮文武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难民们清醒过来以后，又纷纷回到小路上来，汇成一道人流，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

中国，任凭枪响雷炸，仍然保持着沉默。

阮文武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蹲下装作系鞋带，又很细心地往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当他认准没有“尾巴”以后，一弯腰，潜入路边的草丛，飞一般往长河寨跑去……

2

长河寨。寨子头起一楼一底的一座土掌房里，住着一位五十八岁的汉族老人罗定山。罗定山的老伴陶兰仙已经死了，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罗志中。志中是边防部队的一名优秀的侦察员，去年退伍回来，担任了长河寨民兵连的连长，刚才听见枪响雷炸，带领十多个民兵赶往丫口去了。罗定山要去，儿子说他腰疼病又犯了，不同意，只得留在家里。罗定山把一枚手榴弹和长刀压在枕头下，和衣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合上眼睛，就听见柴门的门缝那里，响起了格轧、格轧的声音。尽管夹杂在风雨声中的这点响声显得很轻微，还是没有逃过罗定山这位老猎人的耳朵。他侧耳听了一会，断定不是风雨声，也不是老鼠在啃木头，而是有人在用刀尖拨门销。罗定山从枕头下取出手榴弹，拧开盖，掏出拉火圈套在小指头上紧紧攥住，又抽出长刀，左手握手榴弹，右手提刀，下了床，踮起脚尖贴着墙根往门口走去，

这时，“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随着一股冷风，闪进来一条黑影。黑影进屋后立即反手关上门，插上了门销。

罗定山往下一蹲，腾身跃起，举刀向黑影扑去……

来人很机警，听见响动，“啪”，拉亮了电灯。灯光照出了这条黑影的本来面目——他，就是净边公安屯屯长阮文武。

罗定山就要往下劈的长刀停在了空中。

阮文武跨前一步，朝罗定山喊了声：“爹！”

罗定山放下长刀，刀尖拄地，依然紧握刀把，气冲冲地望着阮文武。

“爹，我有点事，想悄悄地回家来一趟，没想到惊动了您老人家……”

“听说，你到苏联学习去了？”

阮文武点了点头。

“回来，当了屯长？”

阮文武又点了点头。

“我，不是你爹！”

阮文武急了，上前跪在罗定山跟前，拉住了他的衣襟：

“爹，不要说去一趟苏联，就是去月亮，去火星，去其它星球上回来……不要说当了个小小的屯长，就是当了司令员，当了国防部长，您，还是我的爹；我，还是您最心疼的小儿子罗志华呀！”

罗志华是阮文武的中国名字。

此刻，他跪在父亲脚下，仰起挂满泪痕的脸，望着老人。罗定山低头看见志华那泪水汪汪的眼睛，这两只眼睛，象两个旋涡，它抓住老人的感情旋转着，往深处陷进去。罗定山眼前又出现了二十一年前罗志中和罗志华这一对不满周岁的双胞胎，抱在他的怀里，两张小嘴一拱一拱地往他宽厚的胸脯上寻找奶头的情景……

他的眼睛潮湿了。

泪眼昏花，看着志华，只见他一身又单薄又破烂的衣裳全湿透了，嘴唇乌黑，脖子和手膀上起满了一层鸡皮疙瘩。老人的心软了，他放下手榴弹和长刀，把儿子扶起来，让他坐在草墩上。自家走到火塘边，从三脚架上的茶壶里倒了一碗烫开水……

“阿华，偷偷摸摸过来埋地雷，有你？！”

“……”

“往长河寨打枪、打炮，是你指挥的？”

阮文武乌黑的嘴唇颤抖着，张了张，又闭紧来，抿成了一条线。

罗定山多么希望从儿子口里痛痛快快地吐出个“不”字来，或是痛痛快快地说一句“没有！”可是一看志华那苍白的脸，颤抖的嘴唇和那副欲言又止的神态，他失望了！端碗的手在发抖，水泼了，泼在火塘里，响起扑扑的响声。

“你，阿华，你说话呵！——”

“爹，我……我是一名……越南军人！”

当啷一声，罗定山手中的碗掉在地上，碎了！水泼在火塘里的子母灰上，腾起了一团呛人的烟雾。阮文武急忙站起来，扶住老人。

“爹，从小，您老人家就教育我：要热爱越南，越南，是我的祖国；要我热爱我的第二祖国中国；要我长大了为惨死在美帝国主义炸弹下的母亲报仇！可是今天，中美友好了，我的祖国和第二祖国却……唉！——”罗定山眼前那一层用父子之情编织起来的薄薄的面纱终于被撕去了，露出来了赤裸裸的严峻的现实！儿子的话，一句一字都象涂过闹药的毒箭，射在了他的心上。他感到胸口闷得慌，心里一阵阵

绞痛，鼻子一酸，涌出了两行热泪，在喃喃自语：

“那么，你……过来埋过地雷？向长河寨，向你的父老乡亲，向阿爹我，向你志中哥哥开过枪，开过炮罗？……”

“……”

“阿华，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爹，你老人家……唉，这么一个天大的问号，我一个小小的公安屯长怎么能够回答清楚啊！”

罗定山一甩手，朝志华推了一掌，斩钉截铁般说：“我们，不是一家人了！是——敌人！”

阮文武坐在草墩上，抱头痛哭起来。

罗定山稍许冷静一点之后，抹了把老泪，朝阮文武挥了挥手：“你，走吧！——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背过脸去，“但愿我们一家人不要在战场上见面，碰上了，就得用刺刀拼个你死我活！”他又挥了挥手，“你，走吧！”

此时，阮文武也冷静了一些。他走到窗前侧耳听了听，又回到老人跟前压低声音说：

“爹，我是一名不合格的越南军人！这次溜回家，原以为您老人家到丫口去了，想悄悄地留张纸条，向您老人家报个信：几天后，我们将用炮火把长河寨夷为平地。求您老人家赶紧组织乡亲们疏散、转移。没想到爹在家，惊动了您……”

阮文武再次跪下，向罗定山叩了个响头，起身往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请爹告诉阿中哥，我们双胞胎兄弟要是在战场上碰上了，叫他瞄准这——”他指了指心窝，“一发命中！”他转身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要是下不了手，就……”他把手抬起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做了个射击的动作，“我，也一样！”

他又无限深情地看了罗定山一眼，拉开柴门，扑进漆黑的雨夜中去了……

多么黑，多么冷的夜呵！

“阿华——等一等——”，罗定山从床上抓起自己的军大衣，紧跟着追了出去，“阿华，天冷，披上……”

可是没追出几步，就绊响了一枚新埋在他家门口的地雷，一声巨响，长河震动，罗定山倒在了血泊之中……

3 罗志中带领民兵往丫口走，迎头碰上了那些被驱赶的难民。等到把他们领到公社逐个作了安顿之后，天已经快亮了。他们往长河寨走回来的路上，听见了那一声沉闷的地雷爆炸声。

罗志中和民兵们加快了脚步。

长河寨执勤的两个民兵听见地雷爆炸声赶到罗定山家门口时，只见一条黑影往山上跑去，民兵们向黑影开了枪，没有打中。当即一人留下照顾罗定山，另一人紧追黑影不舍，往山上追去。黑影在前边逃，民兵在后边追。黑影行动较迟缓，眼前距离越来越近，民兵大吼一声：

“站住！空得东！（不准动）”

那黑影猛地转回身来，身上闪出一团蓝光，蓝光中现出一个恐怖的“魔影”，民兵一愣神，只见从魔影脚下腾起一团黑雾，缓缓上升。民兵开枪击中魔影头部，它倒在了黑雾之中，等民兵举枪瞄准黑影向前逼近时，从黑影中射出来一梭子弹，幸亏民兵机警，就地一滚，躲过了致命的一击。等黑雾散去时，黑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罗志中赶到家时，罗定山已经躺在担架上，神智还清

醒，他简短地把志华来过的情况告诉了志中。追赶黑影的民兵也回来了，向志中报告了刚才的情况，罗志中不听还则罢了，一听，气得他圆睁豹眼，咬碎钢牙，捏得枪托轧轧响。后来发现，枪托的木柄上深深地留下了五个指头印子。

罗志中望着黑雾迷蒙的远方，咬牙切齿地骂道：“小志华，你个烂肠瘟的，跑到家门口来埋地雷，装神弄鬼！老天有眼，看我不亲手宰了你这个豺狗拖的！”

他一跺脚，用力太猛，“咔嚓”一声，踝骨折断了！

起风了。山风卷着云，裹着雾，云深雾重黑压压，阴沉沉，把一座长河寨紧紧地缠在了黑暗当中。

长河一声雷，天昏地暗；志中一跺脚，人心震动。因此上，才引出来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

4 自古以来，苗家就有“抢新娘”的风俗，可是，三十年前长河寨出了一件新鲜事——德高望重的陶金发老人替自己的独生女“背”回来了一个汉族姑爷！

他，就是罗定山。

那一天，陶金发留下女儿兰仙守家，一清早就领着猎狗，身背弩箭，腰挎长刀，肩扛铜炮枪去撵山（打猎）。来到通往丫口的岔路时，猎狗忽然伏下身去，背上的毛竖了起来，两只前脚刨着地，用鼻子嗅了嗅，轻声哼着往主人身上靠，那意思好象在说：前边有了情况了，主人，让我去看看！

陶金发从肩上取下铜炮枪，提在手中，弯下腰往猎狗背上拍了一巴掌：“小花，去——”

小花立即腾身跃起，箭一般往通向丫口的路上飞奔而去。不到半锅烟时辰，小花来了，嘴里叼着一只麻线编织的

草鞋。它把草鞋放到主人面前，咬着主人的裤脚往前拖。那意思好象是说：前边发生的事情，我没办法处理，主人你得亲自去一趟了。

陶金发跟着小花走去。

在丫口，离第十三号界碑不远的路边上，躺着一个赤身露体的年轻人，已经昏死过去了。只见他脸色苍白，嘴唇乌黑，干裂得象树皮一样，裂开的口子渗出了一颗颗血珠……

陶金发急忙把他扶起来，脱下衣裳裹住他的身子。在老人温暖的怀抱里，罗定山的身子渐渐暖和过来，嘴唇轻轻翕动着在呻吟，在讨水喝……

好心肠的老人以为这个外地人是闯着山鬼了，急忙把他背回家让兰仙照看着，自己抱了只大公鸡去邻村请“鬼师”。

“鬼师”来了。又是杀鸡看卦，又是烧香磕头。“鬼师”举着宝剑，敲着羊皮鼓，嘴里呜哩哇啦，念念有词，在替病人求神祛鬼。闹腾了大半天，病人一点不见好转，“鬼师”发火走了。临走，还吩咐把这个外乡人远远地抬上山丢进箐沟里去。

“鬼师”走了。老人对女儿说：“做人，要讲点良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准抬出去！”

陶金发宰了一只老母鸡，熬得烂烂的，叫女儿把病人的嘴撬开，一调羹，一调羹往里喂。

鸡汤、鸡肉可比“鬼师”灵验多了！三碗鸡汤，两砣鸡肉，一钵干饭胜过了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再加上一个温暖的火塘和兰仙的细心照料，不到三天，罗定山的病，好了！

原来，罗定山并不是得了什么重病，而是……

罗定山，原籍湖南，自幼随父母流落到云南，不幸父母

双亡，举目无亲。十一岁的小定山象被暴风从树上撕落下来的一片叶子，随风飘零，浪迹天涯。他帮马哥头赶过马；给木匠师傅当过学徒，替泥水匠师傅拌过泥巴，拎过沙灰；学过阉猪、阉鸡，阉牛、阉马；甚至还跟跑江湖的练过拳脚棍棒……

云南解放前夕，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罗定山空有一身手艺，也难以讨生活了，还差一点被抓了壮丁。穷走安南（越南）急走厂。他挑起一副货郎担，走上了通向安南的崎岖山路……

没想到来到边界上遭匪抢劫，连衣服也被剥光。幸亏碰上陶金发这位好心的苗族老人，不然，安南没去成，这条小命早送到爪哇国去了！

陶金发老伴死了，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同他相依为命过日子。兰仙，这个兰花一般美丽，仙女般迷人的咪彩（姑娘），任凭咪哆（小伙子）在窗前弹口弦、唱情歌，任凭“踩花山”是那样富有吸引力，她不搭理，一处也不去；白天上山盘田种地，夜晚默默地摇着纺车，踩着织机……到陶金发把罗定山背回来的那一年，兰仙已经二十出头了，还没有婆家。

罗定山病好以后，一来因货郎担被抢，腰无盘缠，寸步难行；二来陶金发老人苦苦挽留，罗定山为报救命之恩，想把浑身手艺使出来，为陶家父女做点事，答应留下了。

苗家热情好客。陶大爹领头，全村人一齐动手，替罗定山在村头盖了一幢新房，他就在长河寨安身，成了这个寨子的第四十六户居民。时间不长，长河寨的乡亲们才惊奇地发现：罗定山样事活计拿得起，放得下，出憋力，使巧劲，样样能干行行精，真是方圆百里难找的一个大能人。

为报陶大爹的救命之恩，为酬乡亲们的一片深情，罗定山把一身手艺全都使了出来，很快，他就变成了长河寨最受欢迎的人。连当初有点嫉恨他的那些咪哆们也同他成了贴心朋友，真心实意地教他撵山，打猎，吹芦笙，弹口弦，还教他在“踩花山”时怎样用歌声去猎取咪彩的心……后来，在这些伙伴们精心安排下，他约兰仙去“踩花山”，在一把花伞下弹口弦……后来，他依照苗家古老的风俗，把兰仙“抢”到了家里，在“抢”亲时，兰仙表面哭叫，心里甜丝丝的。陶金发一边提着铜炮枪追，一边摸着山羊胡子笑的合不拢嘴……后来，他们生了个胖儿子，取名罗陶宝……

后来……

5 陶金发把罗定山背回长河寨十年后的一天，罗定山到越南去支援修公路，遭到美国飞机轰炸，丢失了五岁的陶宝，却从一具越南妇女的尸体下，捡回来了一对不满周岁的双胞胎……

那一天，罗定山把儿子留在工棚里，上了工地。他正在打眼，装药，点炮，美国飞机来了！铁路和公路被称为战争的动脉，美国人要把这条动脉切断，对筑路工地实施了极残酷的“地毯式”轰炸。工棚被炸起火，腾起了烈火浓烟……

罗定山赶回工棚时，陶宝不见了，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弹坑！

罗定山和兰仙成亲后不久，陶金发老人死了。兰仙生了陶宝两年后，不幸患了重病，眼看不行了，她拉着罗定山的手流着泪说：“陶罗两家，就只有这一点骨血……你要好好照料他……我为我们的儿媳妇绣了一套衣裙……等陶宝以

后……”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如今，陶罗两家的这一点骨血不见了，尽管飞机还在扔炸弹，还在扫射，罗定山一点也不想隐蔽自己了。他沿着弹坑累累的公路走着，走着，呼唤着陶宝的名字，象一只哀鸣的杜鹃，嗓子流出了血……

美国飞机发出刺耳的啸声，擦着地皮飞过去，射出雨点般的子弹，在地上溅起一串烟尘。

罗定山站在路当中，睁着血红的眼睛，望着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去的美国飞机，狠狠地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从腰里拽出一枚手榴弹，等飞机掉转头迎着他飞来时，他拉了弦，把手榴弹朝飞机扔去。飞机飞远了，手榴弹在空中发出的爆炸声，在轰炸和扫射声中，显得是那样微弱，跟孩子们过节时放的一枚炮仗一样。

罗定山只觉得浑身的血往上涌，身子渐渐长高，象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美国飞机又飞过来了，如同几只小小的苍蝇，他伸手捉住一架，把它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又伸手去捉另一架……

一阵婴儿凄惨的哭声把他从幻觉中惊醒过来，他才意识到刚才是气昏了。罗定山急忙揉了揉太阳穴，向着哭声传来的地方走去。

在一个弹坑边上，一位越南妇女躺在血泊之中，已经死了。她的尸体下边，压着一对婴儿，还活着，正在哭泣。在她身边，横着炸坏了的冲锋枪和一个药箱。看样子，是在炸弹爆炸的瞬间她用身体护住婴儿，身中弹片死的。

罗定山跪下去，刨开尘土，移开尸体，抱起两个婴儿。替这位越南母亲抹下眼皮，盖住了她一直睁大着的眼睛。又